

## 眼前往事

刘小东影像集 1984-2018 刘小东 著

The Past Through My Eyes

The Personal Photographs of Liu Xiaodong 1984-2018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眼前往事  
刘小东影像集 1984-2018

刘小东 著

The Past Through My Eyes  
The Personal Photographs of Liu Xiaodong 1984-2018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  
武汉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眼前往事:刘小东影像集 1984 - 2018/刘小东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8. 6

ISBN 978-7-307-20148-4

I. 眼… II. 刘… III. 摄影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77169 号

责任编辑:赵 金      装帧设计:彭振威

---

出版发行: **武汉大学出版社**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9×1194 1/16      印张:14.5      字数:82千字      插页:4

版次:2018年6月第1版     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20148-4      定价:9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我社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# 小东在看

陈丹青

刘小东，影像世纪的天才画家。诸位明鉴：这位画家不知疲倦地拍照，甚至想拍电影。刚从美院毕业那会儿，他跑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才画了最早一批佳作，他竟分身进入电影，和喻红联袂出演了一部青春片的男女主角，片首就是床戏，投入极了。我猜，他并不仅仅乐意演戏，更在享受与电影发生关系。

假设刘小东变成摄影人或导演，也许是荒谬的。他注定是个画家么？也不。要点不在画画或拍照，刘小东的禀赋——他不知道，也不必知道自己的禀赋——是如动物般观看世界。动物的目光，无明、无辜、无情、无差别，不存意见，不附带所谓文化。他永是在看，亦如动物般敏于被看。在本次展示的影像中，这位拍摄者像条狗似的——也许是只兔子，刘小东属兔——瞪着他的亲友，他描绘的男女，他眼前的猪、狗、马、驴（老天爷！瞧他血脉偾张地描绘猪狗，悯其情而同其心，简直将畜生当做人），他以同样的目光看着他所抵达的各地风物、各国景观，直到京城的“两会”会场，还有漫天雾霾。

过去十多年，刘小东的每次出行都带着小小的电影团队，镜头全程打开，盯着他，之后，他点上烟，从影像中凝视自己——终于实现了早年的妄想。眼下刘小东拥有许多部电影：不但所有主角都是他，且照旧画画，而每作一画，便推出一部电影，其中两部，还得了电影奖。



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从未画出如照片那样的画，一如他的画，并不令人想起摄影。他是绘画与摄影间的一份悖论，一场意外——但他的电影与绘画，彼此作为正果，如犯案的物证——他所定格的每一画面并非纯然出于画眼，而是摄影眼（这是复杂的话题：在前摄影时代，画家的观看有别于今天），而他依据的照片一旦移上画布，即挣脱胶片感光、数码分析与广角镜的魔障，转变为纯正饱满、生机勃勃的画（又是个复杂的话题：为什么几乎所有依赖照片的画，成为摄影的手工副本）。

当然，刘小东一出手便老谋深算，随时知道怎样使他瞧见的一切变成画：只要开始作画，他立即变身为鬼使神差的匠师，近乎超人。跟随他的职业电影人绝对听命于他（仿佛是他的影像秘书与贴身保镖），他自己，则从来像业余者那样，随手拍照，从不在乎是否拍出好照片。他只管看。他的看，精准如射击——唯动物如此凶狠而准确地看——那目标，只有他知道。

似乎并不区分创作与闲暇，刘小东看到什么，便起念做什么，正如动物，永远悠然而忙碌。那年他带我出游京郊，中途停车，着急撒尿般奔向路边，拍了几个穿过田埂的村民，随即回车继续驾驶，日后这幅平淡无奇的照片被植入他画中的生动背景。他写笔记也和拍照那样，不顾文法而处处真切。现在，他成功地使他大量笔记和摄影足以公开展示，不消说，因为他已画出那么多精彩的大画，以至他的照片与笔记，同样值得一看，更别提“他的”精彩的电影。

犹如演出不再严格遮蔽后台，电影时常附加摄制的断片，现代艺术久已撤除了素材与创作、草图与成品、过程与结局的传统界限。怎样使一块画布变成一幅画，近年在刘小东那里成为故意暴露的事件（然而异常辛苦），但全盘目击他作画的过程（简直犹如搏斗），你无法学到任何本事，除非像他，像动物般观看。

这是怎样一只兔子啊！当今世界，包括漫长的美术史，我不知道哪位画家像刘小东这样，果真使写实绘画无视国界、种族与文化属性，一切变得再简单不过：看与被看，画与被画。兔子不认识哪里是国界，才不管哪些可看，或不可看，更不追究绘画与影像、本土与他国的歧异。在曼谷、罗马、伦敦、东京、维也纳、哈瓦那、重庆、和田，

还有刘小东的老家金城镇，他居然用巨大的画布做着本是摄影家与电影人的勾当。他如独裁的导演那样，强行组构现场（为了一幅画），像玩命的战地记者般随时搜索并下载讯息（为了一幅画）。摄影，大规模、灾难性地制伏了现代人的绘画，所有具象画家都对摄影又爱又恨，刘小东不然。他以大肆拍照而制伏摄影，同时，掌控电影，雄辩地扮演影片的主人：他身边的影像器械，他累积的无数照片，伺候他作成一件又一件强悍猛烈的画，然后，被遗弃，如画作吐出的渣。

我不知道刘小东如何看待这一大堆照片——当然，他竭力隐瞒着他在电影中的满足感，就像我每次惊叹他的新作，他总是作状咳嗽，忍着，不笑——这些照片的价值并非止于素材，而是，刘小东在看。最近两三年，他直接往自己拍摄的照片上染色涂抹，画得好猖狂，但我暂时不很确定怎样面对。当他“画照片”时，他成了通常被尊称的“当代艺术家”：仍然非常刘小东，但不知哪里，不像他：在“照片画”中，这只兔子，又变回聪明的人。

2014年4月11日写在北京

## 目 录

小东在看 / 陈丹青	i
1984—1992	1
1993—2001	35
2002—2018	99

1984—1992





1984年，喻红、吕越在南戴河海边。

那年我们刚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，再有两个月就要考中央美院了。一毕业，我们就跑到北戴河和南戴河海滨去玩了一趟。其实我已经喜欢她很久了，却不敢跟她说话。我们俩好了之后，我就老有种像在做梦的感觉，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实现的。我从一个同学那儿花了25块钱买来一架旧的俄国相机，对焦还有点问题。我们在海边拍了好多照片，相机太旧了，一会曝光过度了，一会对焦不准，总是有点小毛病。这里的几张是我挑出来的对那段日子强烈的记忆。当时我心里还有些害怕，担心一切不是真的，都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在恋爱。所以我拍了海滩上的照片，其中有些是我偷着抓拍的，连喻红都不知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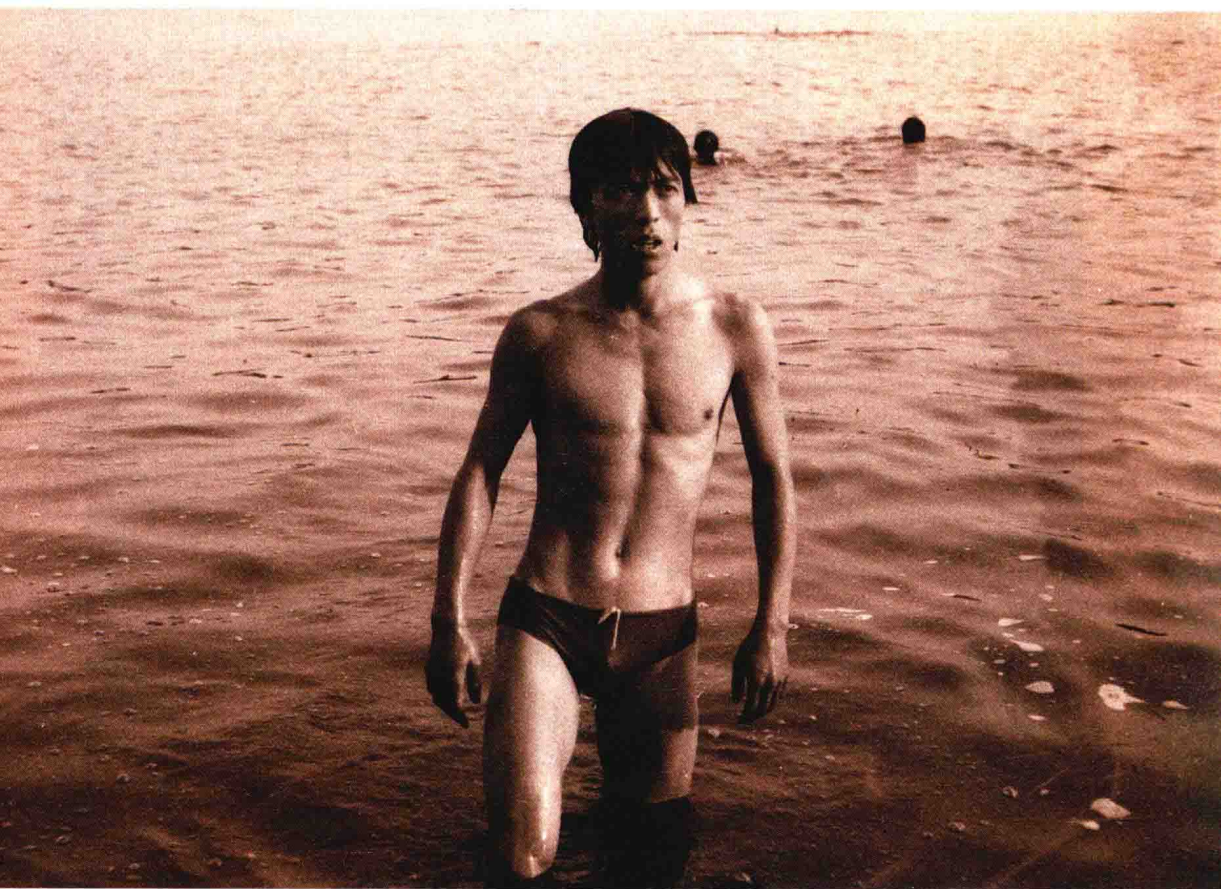


1984年，王小帅在北京电影学院宿舍。

小帅跟我一样也在美院附中读书，比我低一届。我们同时在谈恋爱。他当时的女友也是我们的同学，和我是一届的，叫吕越。本来我们常和好些朋友一起玩，关系都特好。可突然谈起恋爱后，就跟大家伙儿有点疏远了。光是两个人待在一起又觉得别扭。小帅他们俩刚好也是这样，我们四个就凑到了一块，没事不是去下小馆子就是去郊游，很开心。喻红跟吕越，我和小帅都是特亲密的好朋友，那段岁月真是太好了，自然我也拍了许多他们的照片。







1985 年, 刘小东在玉渊潭。



1985年，喻红在石景山。





1985 年，喻红和刘小东在石景山。

右页：1985 年，刘小东和同学在天安门。







